二嫚姐姐

——养小录之六

陆春祥

陆春祥书院即将落成时，我请蒋子龙先生题写书院名，几个月后，收到子龙先生寄来的题签书法，除书院名外，竟然还有“修身蕴哲”四个字，真是太意外了。记得前一年在广州采风时，我和子龙先生说过此事，不想，他还记得，这四字是为瑞瑞而写，是对“修蕴”两字的解释，不断修为，蕴藏智慧。虽然是简单的四个字，但她却要用一辈子去践行。

2021年4月14日，瑞瑞两周岁生日，陆地给她戴上生日冠，嘉嘉打开蛋糕，点起小烛，小爱同学也唱起了《祝你生日快乐》：瑞瑞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瑞瑞自始至终，一脸严肃，她不知道，这是什么仪式，怎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拍手一起唱歌呢。

又过了一年，我的手机记事本上，瑞瑞语录又积攒了不少，比如：

她受委屈时常常瘪着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我有点小伤心，我想哭，让我哭一会儿吧。

陆地严格限制她玩手机，她有时哀求奶奶：让我看一分钟天气预报；让我看一分钟百度。某天干脆哀求奶奶：给我买一个小手机好吗？

她基本不认字，但喜欢翻书，有一段时间，她对一本交通安全图册极感兴趣，常常一边翻，一边念。某天，她又这么念了，漫无目的，毫无章法：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左牵黄，右擎苍……我不纠正，也不打断，她每天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听古诗词，确实押韵合辙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
瑞瑞这次大串联，我当作笑话讲了好几回。然而，静下来一想，还真可以想象出某种联系，过马路时总是嘱咐她红灯停绿灯行，苏东坡牵着狗在密州出猎，难道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吗？

2022年9月2日上午，瑞瑞进了她一直向往的左岸幼儿园读小班，那里有非常好玩的滑梯呀，以前我带她散步经过时，她常常这样羡慕地说。

这几天，姜二嫚姐姐成了她的偶像。我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，发现了这个小女孩，她2007年出生，七岁开始写诗，已经写了一千多首，还出了诗集。最近一次购书时，我特意买了一本《姜二嫚的诗》，当然是给瑞瑞读的。姜二嫚，七岁时的成名作叫《灯》：灯把黑夜，烫了一个洞。我对瑞瑞说，你的天找不到了，那是没开灯，姜姐姐开了灯，把黑夜烫了一个洞。这个烫，比黑麻袋还要好。然后，我还将客厅里的灯拉黑，又打开，让她感觉一下，瑞瑞朝窗外认真看了一看，并不说话。

上午，我送瑞瑞去幼儿园，特意从小区后街走。路边，五针松树下，一只布谷鸟，几只小麻雀，它们在跳着啄草，我们停下看了一会儿，她说，麻雀怎么这么小啊，我说嗯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嘛。又走了数百步，左边桂花树下，六七只小麻雀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我们走近，小麻雀霍地飞进了桂花树丛中，我们又停下，我让瑞瑞找找麻雀的身影，一只也没发现，想起姜二嫚，我说，眼前的情景，能不能写一句诗啊，我其实已经想好了一句。她疑惑地朝我望了一望，一边走，一边再给她讲情景，又启发，麻雀那么小，它们像不像桂花叶子？瑞瑞说像。嗯，我们就说：小麻雀变成了桂花叶子。

晚饭后，她又翻《姜二嫚的诗》，尽管她能懂的诗很少，我还是耐心给她讲。想起上午上学途中的麻雀，过几天就是中秋，我对瑞瑞说，我们出去找桂花香吧，小区里，运河边，到处都是桂花树。瑞瑞一下子又来了兴致。我们一株株地闻，每闻一次，她都坚决地摇摇头：没有桂香！还是没闻到！在小区的游泳池边，我启发她：今晚闻了这么多桂花树，为什么闻不到，桂花香在哪里呢？她终于怯怯地憋出一句：是不是在妈妈的怀里？我大笑一声好！

妻买来一本《会说话的识字大王》，里面有三千多个汉字。唉，人生识字忧患始，我一想到那么多的字都在等着她去认，竟一时有种说不上来的感叹。

忽然想起惠特曼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诗的开头几句：*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，/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/他就变成那东西，/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。*

这意思极好懂，如果孩子看到荒原，他就走向荒原，看到玫瑰，他就走向玫瑰。那么，我在瑞瑞还不太懂事的时候，尽可能地让她与经典、大师、自然、美好、善良多见见面，不亦乐乎？知识忘记了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坚信，那些营养的气息，已经深深地浸入了她的骨髓。

母亲的心

李丹崖

周末，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从外地赶回来，让我开车带他去老家的祖屋。驱车前往，半小时就到了。

打开院门，院子里，黄叶遍地，一架丝瓜已垂垂老矣。老同学伸手去摘，轻轻剥掉丝瓜的老皮，露出丝丝络络的丝瓜瓤，然后，用剪刀一剪两半，把丝瓜籽倒出来，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内，如获至宝。老同学回来就单单为了这几根老丝瓜？看到我的讶异，他解释说，这段时间母亲一直念叨：不知道老家院子里的那些丝瓜长得怎么样了，如果足够老，剥了皮可以放在茶壶里吸附茶碱，还有丝瓜的清香。再不济，拿它们来刷碗也是好的……

听了老同学的描述，我依稀想象到一位老人对祖屋院子里那丝瓜藤神往的神情。我对他说，你以为老娘只是念念不忘这几根丝瓜吗？真这样想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她其实是想让你回来看看老家的院落、房子、花花草草、盆盆罐罐怎么样了。你应该打扫一下庭院，拍几张照片或视频，带回去给老娘看。老同学恍然大悟，如是照做。他先用笤帚打扫了庭院，然后，绑了一根竹竿，清理了蜘蛛网，又给小树浇了水，连门也擦拭一新，院子里的杂草都收拾了一遍后，还把母亲使用过的盆盆罐罐规整妥当……

老同学带着几根老丝瓜回家了。他后来告诉我：“幸亏当时听了你的话，母亲只是简单看了一眼丝瓜，忙问我，老家的屋子怎么样？院墙没有歪吧？我用过的那些陶盆有没有碎掉……”他拿拍好的照片和视频，让母亲看了一遍，直看到泪眼婆娑。他说，母亲八十多岁了，晕车，要不然，他真想立刻带她回祖屋看看。

很多时候，年迈的母亲总喜欢顾左右而言他，你以为她关心的是一根丝瓜，实际上她关心的可能是那些丝瓜所生长的院子，那里有难以割舍的往日时光。

劬劳之恩 曹醒谷 作

闲说胡子

姜龙飞

往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的人也许是因为无聊，闲得难受，信笔涂鸦；也许是恶作剧，想获得一种“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”的宣泄的快感；也许什么都不为，既不受意识支配，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只是乱画，盲目得很。那么，往奶油小生的脸上栽胡子碴呢？使原本一张光鲜润洁的脸，变得有点儿憔悴，有点儿邋遢，还有点儿狼狈，像《007之无暇赴死》里的詹姆斯·邦德，一路都在逃亡，除了满脸是伤，还必须胡蔓双颊须笼两腮。据说邦德的饰演者丹尼尔·克雷格本身须发疏朗，硬是被要求刷一层胶水，粘一层头发末，再刷一层胶水，再粘一层头发末，弄得两片面颊青森森一派葳蕤。这样干据说是为了强化角色的沧桑感。

不论出于什么目的，上面的两种做法都容易使人产生误解，以为胡子是个丑东西，要么恶势做，要么苦哈哈。其实胡子的作用不全是负面的，弄好了绝对出彩。以饰演《007之诺博士》等6部系列片以及《偷天陷阱》等大片蜚声银幕的英国著名演员肖恩·康纳利，生前曾被影迷们夸为“银幕上最帅气的白胡子老头”。你就瞧人家那把胡子吧，银芽一般鲜亮，水草一般茂密，松针一般丰厚，那气派风度，没法比，徒羡然尔。

读旧时小说笔记，知道咱老祖宗对胡子不光讲究，而且考究，根据它们的不同部位，分别赋以唇须、颏须和络腮须之别。唇须，上唇叫“髭”，下唇叫“粊”；颏须，就是下巴颏上的一绺山羊胡，叫“襞”；只有双颊两侧的胡须叫作“髯”。有所谓“美髯”一说。可见古人是把胡子作为仪容之重要部件来对待的。魏晋人士大刀关羽，就有“美髯公”之誉。尺长的三绺胡须，旗帜般飘拂在胸前，是为骁勇、忠诚的雄性象征。北宋文豪苏东坡，其须髯之繁茂，几臻“欲扣齿牙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传”之境界，样貌惊俗，盖世标格，传布至今，我们所见到的苏轼肖像无不苍髯如戟。

胡子，是男人最重要的外部性征，有很强的形式感可供爱美者有所作为。黑了白了，长了短了，梨园行里都有说道。男人美容是件不太好办的事，最容易找到的抓手是在胡子上下功夫。民间有句老话叫“溜须拍马”，这个“须”，就是胡子。《宋史·寇准传》载，宰相寇准，一次与门人会餐，一不小心“羹污准须”，其门生丁谓时任参政，急忙为恩公“徐拂之”。寇准脱口而出：“参政，国之大臣，乃为长官拂须邪？”寇相的这一声抢白，便是“溜须拍马”的出典，“丁谓拂须”从此成为谄事长官的代名词。至于丁谓因此记恨在心，对恩师恶意构陷，终致其罢官流放，乃为后话。

另据考证，早在殷商时期，中国就有了宦官制度，其人净面无须。古人对胡子给足了面子，表以非同一般的尊重。直到辛亥革命，男人剪辫已成大势所趋，所谓“留辫不留头，留头不留辫”，剪不剪辫子关系到身家性命，对胡子则网开一面，照留不误。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，也留着两撇浓密的口髭，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横枪跃马，特别有形象感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，毕生凭反串扬名立万，却在日据时期蓄须明志御辱，用一把大胡子封杀了通往青衣的门。

胡子走背运是上一个世纪中期以后的事，除少数遗老还能我行我素外，年轻一点的留胡子，是要被视作大逆不道的。即使现在，都二十一世纪了，除文艺圈尚可偶见，大胡子男人有时给人颓唐之嫌，即便个中寥寥几把大胡子，也是把胡子作为符号，标识先锋而已，充其量“臭美”，和那魏晋人氏关二爷等所表征的颜值差等，以及性别与性感之美、人格与气节之魅等等，其实没啥搭界。

夜光杯

不妨站着喝酒

默 音

站着喝酒的店，在我国从前是寻常事物。鲁迅的《孔乙己》，以及北方文人们笔下回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京城大酒缸的文字，都阐释出那样一种氛围：站着喝，重点在酒不在菜，那是酒徒和穷人的乐园。

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，见过不少卖塔帕斯的小酒馆，路数也有点类似。塔帕斯多是切成片的欧包上放点小菜，甜椒、腌过的沙丁鱼等，一欧元一片，有的店干脆是“点一杯酒送一个塔帕斯”。客人多是年轻人，站在柜台边喝一两杯，和朋友聊天，又去下一家续摊。到处都是的连锁火腿店也卖酒，你可以在柜台边按克重点火腿，要一杯喝的，等于是带吧台的熟食柜台。

看到立式的店，我总是想起云南街边的米线摊。摊子的矮桌和小板凳通常仅够七八人，生意好的时候，路边蹲了一溜顾客，捧着碗吸溜溜地吃。对云贵川的人们来说，站着吃没样子，蹲和坐差不多。

虽然在云南长大，但我不擅长蹲，蹲一会儿就腿酸。初中的时候在食堂打了米线，嫌教室远，站在树下吃。因此对我来说，倘若台子够高，站着喝杯酒吃两口小菜倒是无妨。前面提到的西班牙的店，我和朋友入乡随俗地喝过几回，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要找有座位的地方。走了一天，腿乏，另外就是坐下才有正式吃喝的感觉。

在日本，站着吃喝的店非常多。一种是立式荞麦面馆，门口的售票机选品种，付费，拿着卡片式的小票进去，等叫号，吃完把碗筷还到窗口，有几分食堂的意思。我总觉得站着吃面有点惨，所以直到发现家附近的立式店在店堂深处有位子，才进去尝试。味道相当不错，价格则比普通荞麦面馆便宜一大截，原因多半是省了服务员的人工费。

又有叫作“角打”的业态，卖酒的店家辟出柜台或一部分的店面，提供若干小菜，主要还是让顾客们尝酒，以便于决定买什么。“角打”这个词的原意是用枡喝酒。枡念作masu，一种斗状的木制酒器。四四方方的枡，喝的时候总要凑在角上。

百货商场地下卖酒水的店通常都有“角打”，此外有些老派的酒水店也提供这项服务。日本酒的网购并不那么发达，许多酒造只固定出货到各地的一些酒水店以及餐厅，要买到某些酒，尤其是小众的酒款，就得去酒水店。有一间老牌酒水店的品类颇丰，我去了好几回之后发现，他们隔壁就是自家开的小酒馆，在非周末的傍晚营业三个小时。其实就是角打，起了个洋名“立室”（standing room）。

有一天买酒的时间正合适，我决定试试角打。五点刚过，卖熟食酒水的窗口前已排了五六个大叔。我和朋友混在大叔们中间，点了酒，要了小菜，美滋滋地端回桌边站着喝，一杯不够又要了一杯。他家有款温豆腐用的是附近百年豆腐店的嫩豆腐，豆腐店生意特别好，每天早早售罄，我只买到过一回豆腐，意外地在这里吃到了。按杯卖的酒相当实惠，环顾四周，人人都是长喝慢聊的愉快状态。也有独自来的，品着酒，不时瞅一眼墙上的酒单，看来在琢磨下一杯喝什么。原来站着吃喝也可以悠长，端看心境。

妈妈的样子

张大林

妈妈是优雅的。

其实这话是我的大学同学说的。那是在1981年下半年，我们七七级最后一学期的中秋节前夕，妈妈从县城到我读大学的城市出差，抽空到大学来看我。妈妈带来了水果和月饼，热情地递给寝室内的同学们吃。我给妈妈削了苹果，她慢慢地小口吃着，同时和我聊天，关心地问这问那，还不时地和我的室友说着话，气氛融洽亲切。妈妈咬苹果时也会用另一只手遮挡一下，吃得很仔细，苹果最后只剩下了很小的果核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怕影响我们上晚自习，就要走了，她和我的同学一一告辞。后来我的室友同学都对我说，你妈妈好优雅，好修养，很客气，很亲切。我知道妈妈一直是这样，总是想把美好送给别人。

妈妈是忙碌的。

我的父亲是三代单传，但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妈妈却生育了我们姐弟6人，三男三女，有双胞胎，还有剖腹产，老大和老小只相差11岁。人丁兴旺，喜悦自不必说，但妈妈的付出和奉献却无法形容。一大家子的开支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维持，每天的吃喝拉撒睡穿用都是大问题，父母为此操碎了心。人多无好食，每次妈妈做好了饭，若有稍好一点的菜总是执意让我们先吃多吃。妈妈吃得最多的就是咸菜下饭了。为了给我们增加营养好长身体，妈妈会隔一周给我们喝一次猪心肺煨汤，既省钱又吃荤。到了我们陆续上学的年龄，光学费就是一大笔开支，妈妈都要精打细算，妥善安排。无数次我们深夜醒来，总看见妈妈还在煤油灯下缝补。她总是想方设法把我们打扮得光鲜些，而自己里面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。妈妈从早忙到晚，日复一日像走马灯一样地照顾着我们每个人，忙好这个忙那个，几乎不能好好地休息上一天，睡一个好觉。

妈妈是能干的。

妈妈非常聪明，新中国成立前读过几年私塾，写的字娟秀漂亮。她在1951年国家招干时考入一家县级人民银行，这一年，妈妈21岁。妈妈上班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，在业务上精益求精，经常获得点钞能手、工作标兵、积极分子等称号，是我们的楷模和榜样。几十年过去，我们兄妹6人相继长大，天各一方，在学习工作、成家立业上都做得不错，成为了单位的骨干和领导，这与父亲的严格要求、勤于督促和母亲的言传身教、积极引导是分不开的，与好的家风家教是连在一起的。

妈妈不但教养好，有内涵，而且长得漂亮，像电影明星。年轻时喜欢扎一根长长的大辫子拖在身后，忙碌时就把辫子盘在脑后。妈妈忙里忙外，时间太紧，上下班都是急匆匆的，小跑似的，辫子也就在身后摆来摆去。这一幕已经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妈妈的思维活跃，心灵手巧，多才多艺，在家里也常常带来惊喜。她经常清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让“一条大河”的旋律飞出窗外，也常哼唱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与《女驸马》选段，有时还会弹一会儿小扬琴，过年时会贴上自己剪的大红福字，还陪我们下弹子跳棋、做游戏，为我们做布单鞋和布棉鞋，织毛衣，在缝纫机上做好看的衣服。她把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，为我们营造出温馨舒适的环境，鼓励我们培养兴趣爱好。

1985年，妈妈退休了，可以歇歇喘口气了。但就在这一年，妈妈确诊患上了罕见的世界性疑难病症——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。即使到后来，妈妈只能坐轮椅或躺在床上，说话和吞咽都困难，她还是颤抖着写字要我们乐观、坚强，从不把烦躁的情绪带给我们。直到去世，她始终表现出无比地乐观、通达和仁爱，她看我们的眼神是那样地放松、从容和镇定。妈妈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3年与世长辞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但妈妈在我们子女心里，永远都是最美的样子。

十日谈

时光里的妈妈

责编：刘 芳

母亲的面衣，多少年风雨相伴，至今依然是我最值得珍藏的记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